

忆峰生二三事

正月初一清晨（美国西部时间）打开电子邮箱，在一堆邮件中看到国旗以峰生为标题的邮件。不曾想读到的竟是峰生去世的噩耗。相差仅一月，两位好友竟正值壮年因同样病而去，使我感叹苍天之不公。但峰生曾在信里提到，他已是觉悟之人，想必他已安息天堂。

这几天试图回忆和峰生在科大初遇的情形，但脑海里一片空白。在科大五年里，我们的宿舍调过很多回。最后好像我和峰生以及徐宏辉，段智斌，耿涛，吕剑明住在一个宿舍。在大学的前几年，相较于我们同学，峰生和81级搞代数的人来往比较多。最后的几年，由于对数学的兴趣，我们也就经常在一起。记得有一学期，我和峰生去旁听查建国老师给研究生开的李代数及其表示论课。而同时我们应该上概率课。到了概率期末考试，我们只好互相帮助。考试过了几天，还担心要补考。后来我考了60分，峰生考了61分。他比我多考了1分，让我愤愤不平。不曾想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经常参考那本李代数的书。

毕业前夕，峰生和我一起参加上海科学院的一个夏令营。我们打算中途在苏州停下玩几天。等我们到了火车站，才发现把火车票忘在学校。好在我记得座位号。我们也就轻而一举地溜上了火车。路上准时上厕所，顺利到达苏州。下来以后，两个人沿着铁轨走了很远才到苏州大街上。肚子叫了，两人就在苏州美眉的悦耳外语中吃了清汤阳春面。

到上海科学院来的，大多是搞生物之类的女孩子。我们两个也就百无聊赖。结束的那天大家一夜没睡。后来上海几个女孩说锦江乐园的游乐场多么可怕，峰生和我为了证明这根本是小菜一碟，一夜没睡也照玩，就跑去玩了一趟。结果钱花了个精光，回到家，差点没饿昏。

峰生喜欢代数，并且对数学早有体会。而我直到89年到了美国才知道想做什么。峰生由于外语的原因，本科没毕业，但照样进了研究生院，后来去了瑞士。91年我申请到去意大利开会，便和太太途径苏黎世找峰生。峰生那时单身，对一位中国女孩子特别好。我们去了，他就请那位女孩子来吃饭。苏黎世奇贵无比。从市场买了一条鲫鱼，花了近20美元。峰生洗鱼的时候，我太太在旁边看着。他要把鱼皮刮掉，我太太告诉他千万不要，他却坚持要刮。后来女孩来了，问鱼皮哪里去了，她最爱吃。大概因为女孩没吃到鱼皮，这段缘份也就无疾而终。

峰生那时的房东是个当地瑞士人。我们正赶上瑞士建国700周年纪念。房东就邀请我们去她乡下的家住。记得有一个晚上吃过野餐，坐在月光下和一群瑞士青年喝酒，不知何故谈到了宗教。瑞士青年问我们信什么，我和太太都回答什

么也不信。他们大为吃惊。他们反复问: you do not believe in any religion? 正确的英语应回答 No 以示肯定。我们受汉语影响, 开始几次回答 Yes. 搞得大家糊涂不堪。倒是峰生英语他们更容易听懂。

回到苏黎世, 831 马援和太太经过, 大家又聚在峰生那里。记得马援讲述自己离开北京之前, 特意去看天安门, 因为怕来了美国, 再没机会回去了。

峰生博士毕业前后, 到美国玩了一趟。我们去了洛杉矶和赌城。这几年由于各种原因, 我们仅在逢年过节时互致问候。最近听到他病情加重, 和他才又有联系。跟他谈到我师兄, 他还乐观的向我推荐他用过的药和他的人生想法。即使在这时候, 他还关心我的研究。

古人相信, 世上每走一个人, 天空就会划过一颗流星。峰生的那颗不是最大最亮, 但它同样美丽璀璨。

峰生, 从安庆到合肥, 再到苏黎世, 我们看到了您真诚, 执著和智慧的人生光芒。您选择了美丽多山的瑞士, 她就一定会善待她的儿子, 让您在她美丽的岩峰生。而我也定会再去探望您, 告诉您我的研究进展。

峰生安息吧! 您永远活在同学, 朋友, 和亲人的心中。

王正汉
2/19/2007 于加州